

被歌声点亮的记忆

定海二中七(3)班
学生记者 王梓晨(证号C15147)

远方有一群鸟儿,正在欢快地歌唱。那歌声勾起了我的回忆,也带我重回了那个夏天——

烈日烧烤着大地,没有风声,没有蝉鸣,只有行人来来往往的喘息声。我独自走在乡间的绿荫道上,热浪从脚底升腾,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正准备加快脚步回家的我,目光却不经意间瞥见了你。

你躺在那片草丛中,一动不动。阳光刺破绿荫挤了进来,你似乎感受到了,发出了一声无力的呻吟。那声音像一根细细的线,牵住了我的心。我赶紧蹚过草丛,小心翼翼地将你捧在手心。

我们对视着,你不再呻吟。你的眼睛黑亮亮,像两颗小小的葡萄,里面倒映着我的脸庞。我把你带回了乡下的小院,笨手笨脚地熬了一碗小米粥,用小勺一点一点喂给你。你乖乖待在我掌心,张开嫩黄的小嘴,像一个等待母亲喂食的孩子。吃了粥,你眯着眼躺在我手边,脑袋时不时碰碰我的手指。

从那以后,你成了我在乡下唯一的伙伴。每天清晨,你是最早的闹钟,用清脆的叫声把我唤醒。我写作业时,你就会一跳一跳地蹦过来,欢快地落在我的肩头,用小小的尖喙碰碰我的脸颊。有时候你还会歪着脑袋看我写字,好像在好奇那些线条是什么。

后来,我时常看到你望着窗外飞过的鸟群。你的小脑袋随着它们的身影转动,嘴里发出低低的、含糊的声音。渴望,是你眼中流露出的最真实的光芒。终于有一天,你张开嘴,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叫,接着又是一阵悠长的、嘹亮的叫声,像是在呼唤什么,又像是在诉说什么。你的歌声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心里那扇犹豫的门。我忽然明白了:你的世界不该只是一间屋子、一碗米粥和我的掌心。

暑假转瞬即逝。回家之前,我捧着你,走过我们初次相遇的那片丛林,最终停在了那群野鸟栖息的远处。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,望着我,再一次鸣叫起来—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动听,也让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心碎。我轻轻把你放到地上,手指在你的小脑袋上蹭了蹭,然后赶紧转身,准备离去。

你终于反应过来了。歌声停了,一步步朝我踏过来,小小的身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很长。我笑了,从未有过的灿烂,也从未有过的遗憾。眼泪在笑里打转,可我没有再带你回家。

你是鸟儿,天空才是你的家。

如今,望着远方那群歌唱的鸟儿,我常想,你是否就在其中?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夏天,那个把你捧在手心的男孩?

(指导老师 刘爱香)

浮生有味,清欢自暖

——读《浮生六记》有感

定海二中八(13)班
学生记者 李涵然(证号C15109)

一卷浮生,半帘烟雨。翻开沈复的笔墨,似踏入江南旧时光,没有金戈铁马,唯有一屋清风,一院花香,将平凡岁月写得温柔绵长。那些温润的文字,如春雨润物,让我于浮世烟火中,读懂了生活的本真模样。

沈复笔下最动人的,从来不是富贵荣华,而是浸透在烟火日常里,不曾被岁月磨灭的热爱。他以一颗澄澈通透的心,观四季流转,赏草木荣枯,于细微处觅得清欢,于平淡中寻得诗意。

纵使生活清贫简素,他也未曾丢掉对美好的向往,未曾冷却对生活的热忱。正是这份从容与热爱,让平凡的日子生出清雅的光,让琐碎的时光流淌成为动人的诗。这也让我懂得: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世事浮沉,依旧愿意抬头看云,低头看花,把寻常岁月活成心中最动人的模样。

可惜浮生如梦,好景不长,安稳的岁月终究被世事风雨打破。家道中落,颠沛流离,让曾经温馨的生活渐渐远去,生命中最珍贵的陪伴也悄然离场,留给沈复无尽的思念与遗憾。但命运的波折没有让他怨天尤人,反而让他在苦难中更加珍惜曾经拥有的温暖,并用温柔笔墨铭记岁月,用深情文字怀恋过往。

此刻我才恍然:人生本就充满起落得失,没有人能永远停留在春光里,也没有人能一直拥有顺遂无忧的生活。真正的坚强,不是从未经历风雨,而是在历经离散和坎坷之后,依然愿意记得美好,愿意心怀温柔,面对余生。

生活或许会带走我们珍视的人与事,却带不走心底的回忆和热爱,这份藏在时光里的力量,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所有寒冷的日子,让我们在回望过往时,心底依旧满是柔软。

合上书卷,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”的轻叹仍在心头回荡。那质朴的文字里,是道不尽的苍凉故事,却是世俗之人永远也走不进去的传奇。

时光微凉,岁月悠悠。我们都是浮生中的过客,不必为逝去的时光叹息,也不必为未知的前路迷茫,只需珍惜当下,善待身边人,守住平凡日子里一点一滴的温暖与光亮,守住心中的清欢与诗意。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在清欢和温暖中,留下动人的痕迹。

舌尖上的古城

定海二中八(10)班
学生记者 祖泽翊(证号C15098)

作为一名新舟山人,定海古城于我而言,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,而是浸润着烟火气与古韵的第二故乡。

冬日的定海古城最是暖心。清晨的阳光刚爬上斑驳的城墙,街角的糖炒栗子摊就冒起了热气。穿蓝布围裙的阿婆挥动着铁铲,栗子在黑砂中翻滚,“噼啪”的爆裂声混着甜香飘满整条街。买上一袋揣在怀里,暖手又暖心,剥开油亮的外壳,金黄的果肉甜糯到心坎里。阿婆总会笑着多塞一颗:“后生仔,多吃点长力气!”这声带着舟山口音的叮嘱,比栗子更让人觉得温暖。

古城的午后属于烤年糕。老街石板路旁的小摊支着炭火炉,长方形的年糕在铁板上被烤得鼓起金黄的泡泡,刷上甜辣酱或黄豆酱又或者是海鲜酱,再撒一把葱花,一口咬下去,外酥里糯,美味满分。周末时分,常有家长们带着孩子围着小摊,叽叽喳喳地讨论要甜口还是咸口。我总爱站在一旁,看老板熟练地翻动年糕,看阳光落在孩子们冻红的小脸上,这画面就像古城的时光,让人安心。

最让我牵挂的,是那家藏在中大街的百年老店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总能看到店主奶奶在蒸笼前忙碌。店里的热条子糕是一绝,雪白的糯米裹着细腻的糖糕,甜而不腻,软糯且不粘牙。听说这手艺传了好几代,在氤氲的热气中,古城的历史仿佛变得触手可及。

除了舌尖的美味,古城的古韵更让我着迷。走在中大街上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,两旁的老房子带着飞翘的屋檐,木窗棂上雕着花鸟图案。常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,用方言聊着家常。远处的定海港传来轮船的鸣笛,古老与现代在这里温柔碰撞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踏实的归属感。

有人说,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的人。而我爱上定海,是因为这里的人、这里的味道,还有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与古韵。作为新舟山人,我愿做定海古城的代言人,把糖炒栗子的甜、烤年糕的香、条子糕的暖,还有这片土地的天蓝与海蓝,讲给更多人听。因为这里的每一缕香气、每一寸时光,早已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新鲜事

定海二中八(5)班
学生记者 赖芝莹(证号C15073)

那个寻常的夏夜,我家那盆多年不开的昙花,竟悄然酝酿着一场惊艳的绽放——这意外的惊喜,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“新鲜事”。

那天傍晚,我偶然发现那株沉默多年的昙花茎干上,竟冒出了一个娇小的花苞。我惊喜地叫来全家,连平日里早睡的外公都搬来了藤椅,戴上老花镜,坐在花盆前细细端详。父母也“全副武装”,一个举灯光,一个拿相机,阵仗赛记者。一家人凑近观察,等待着这个即将绽放的生命奇迹。

夜色渐深,全家围坐在昙花旁,像守护着什么珍宝。外公轻声说道:“我活了大半辈子,还是头一回见昙花要开呢!”外婆笑着应和,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期待。月光越来越明亮,银辉洒在花苞上,给它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晕。

突然,花苞开始轻轻颤动,像是在做着最后的准备。

“快看,昙花好像要开了!”我兴奋地叫嚷着。旋即,大家屏息敛声,正襟危坐,生怕惊扰了这个神圣时刻。只见外婆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藤椅的扶手,父亲举着相机的手微微发抖,连平时最沉稳的外公也忍不住向前倾身。绛紫色的外瓣似乎在微微震颤着,接着外层的花瓣缓缓舒展,像芭蕾舞者优雅地提起裙摆,每一片都透着玉石般的光泽。

在它面前,连月光也暗淡了。是的,昙花生来就有种魔力,它独自幽静地开,幽静地谢,但却让每一个等待它生命绽放之人记忆深刻。那一刻,整个庭院仿佛都被它的绽放点亮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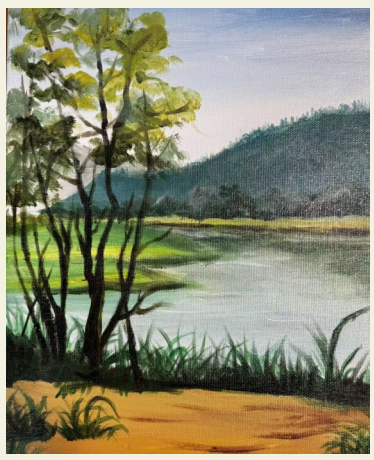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按下快门的“咔嚓”声,记录下了这个永恒的瞬间。外公说这是他见过最美的花,外婆第一时间在广场舞微信群分享它开放的过程,母亲迫不及待地发了朋友圈。

原来,最珍贵的新鲜事,不是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而是平凡生活中那些出乎意料的美好时刻。



主角

定海二中七(14)班
学生记者 余文澜(证号C15055)



风景写生

定海二中七(5)班
学生记者 干昊男(证号 C15024)